

“嗨!”
我推着自行车刚进院子,身后传来一声娇喝,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得心里一颤,不用看就知道是调皮鬼妹妹。她知道我要回来,听到动静早早躲在一旁吓唬我。我放好车子,佯装生气不看她,她拦住我的去路反剪着双手,对着我挤眉弄眼,又神秘兮兮地瞅着我笑,大眼睛弯成一对细细的月牙儿。

“又想出啥鬼点子了?”
“不是不是!”
“准是犯了错,想搬救兵?”
“不对不对!”
“我猜不出,也不想知道!”
我明明很想知道究竟,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急性子的妹妹就会兜不住,谜底马上揭晓!
“哼,谁犯错误了!”
妹妹哼哼唧唧地从身后抽出手来,拿着一个信封在我眼前晃荡着,我一把夺过信封,讨好地对妹妹做了一个鬼脸,举起信封看了看,没有贴邮票,收件人是我,字迹洒脱,好漂亮的钢笔字。

“我的?”
“嗯,好好看看,白马王子来信了!”
我带着满脑子的疑惑拆开信封,取出一封信,一张照片滑了出来,照片上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他的身后是某大学的牌子。看完信我才明白了信的来由,原来是有人慕名自荐,要做我的男朋友!我折好信连同照片一起装进信封,心想:这个人也太离谱了,有点像电视剧里的情节。

那一年,我二十岁,离开校园三年多了。刚毕业那会儿,就业无门,家里境况窘迫,我闲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不得已,父母只好想想种粮以外的办法。经济落后的乡村没有更好的出路,合计后的结果是,承

匆匆那年

余凌风

包队里的桑园,植桑养蚕。
当时,队里的桑树嫁接成活刚刚一年,由于无人管理,矮小的枝条上稀稀疏疏挑着几片叶子,满园荒芜。父母领着两个女儿给桑树施肥、锄草、修剪,在我们全家的精心护理下,一个夏季,桑苗蹿了个儿,科技的力量催生了巴掌大的桑叶,叶片比野生的大了好几倍,片片桑叶泛着亮泽泽的油光,欣欣然迎着山谷的风笑得前仰后合。

秋天,我家养了一季秋蚕,由于是初次尝试,有镇上农技站的科技员提供科学养蚕技术,虽然规模不大,收效甚微,我们却很快掌握了养蚕技术,听着蚕儿“沙沙沙”地吃着桑叶,感觉就像在欣赏一支动人的曲子,等白花花的蚕茧换了钱,全家人信心倍增。

因为气候的原因,一年只能养春、秋两季蚕,我们常看到电视里采桑姑娘头戴方巾像花蝴蝶似的穿行在碧绿的桑田里,画面唯美得如一首诗,可有谁知道养蚕人的辛苦呢?蚕儿娇气,爱干净,带露的桑叶是万万不能喂的,得薄薄地撒在通风阴凉处的席子上晾干水珠才可添食,否则,它会生病,极易蔓延,是养蚕人最怕的事。每天都要早早起床给蚕匾铺上蚕网撒上消毒粉清理蚕的排泄物,母亲说,不能叫蚕屎,与死谐音,不吉利,我们都叫蚕沙。在蚕网上撒一层桑叶,香烟似的蚕儿就会从网洞攀上撒在网上

的桑叶,顺着叶子边缘张着如锯的小口掠食鲜嫩的桑叶,近二十圈蚕同时进食,那声音如细雨的雨点洒落在竹叶上:“沙沙沙”让人有一种紧迫感:桑叶快吃完了,赶紧去摘!蚕经过四次休眠,到了五龄期,食量大得惊人,持续猛吃猛长一个礼拜,直到蚕儿吃够了桑叶,呈半透明的时候,就开始“上山”结茧,劳累的养蚕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经过两年的摸索,我已经是一个娴熟的蚕姑娘了,掌握了科学养蚕技术,成为一名编外的技术员。经常骑着一辆红色自行车帮其他蚕户排忧解难。在厚道的乡亲眼里,我化身为热心善良解困扶危的蚕医生,大家对我赞不绝口,好名声传四方,于是就出现了那封自荐信。

信是“白马”托旺叔转交给我的,我拿着信去找旺叔,让他退还这封信,旺叔劝我先别急着拒绝,原来这位白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到旺叔儿子所在的工厂,经常跟着旺叔儿子来家蹭饭,多次听旺叔夸奖我,对我产生了好感,几次想认识我外外出不在,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索性写了这封信。

我觉得他的举动有点唐突,旺叔却劝我说“小伙子一表人才,又是大学生,不妨先见一见。”于是安排我们礼拜天见面。

礼拜天早上,我洗了把脸,望着镜子里

素面又有朝气的脸心情畅亮。养蚕期间,不能用擦脸油和香皂这些有异味的东西,这是老辈人的说法,母亲对这些深信不疑,我对此不置可否却也不敢拿这些换钱的宝贝做实验。去桑园摘桑叶,给蚕匾铺上网上添上桑叶,逐匾清理蚕沙,让忙碌中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说心里话,这是我初次相亲,想想对方是个大学生,人又帅气,心里有几分甜蜜和期待。我一边干活一边想心事,妹妹跟在身后笑嘻嘻的像个尾巴,她喃喃咕咕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直到她抗议地晃着手在我面前划拉,我才猛然回神,不觉红了脸。

忽听到屋外小黑的狂吠,知道是他来了,妹妹兴冲冲地迎了出去,他由旺叔的儿子做陪,果然是风度翩翩,我有一些慌乱。递过茶水后,我默默地坐在一旁,他和旺叔的儿子说着厂里的事,学校的趣事和社会上的话题,侃侃而谈,谈兴盎然,我有心插话,又觉得无话可讲,他的言谈举止透着大学生的优越感,让我有一丝丝的失望,在我心里,他应该是言语有度,内敛,沉稳的人,刚对他产生的好感打了折扣,内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后来,他托旺叔的儿子来约我,我退还了他的信,以自己是村姑配不上大学生为由而婉拒了他,不过,心里还是有淡淡的失落。我的首次相亲就此没了下文。后来,我对自己的冷静而感叹,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缘分吧。

一晃多年过去了,我的婚姻在勺子碰锅沿的摩擦中越来越安稳,每次跟着老公汗流浹背的辛苦劳作时,他都会拿我的这件事来开涮(这件事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则拿出一副万事随缘的坦然来应对他的戏谑,当年的过往已随风匆匆而去,余下的都是阅尽千帆后的淡定。

有几只嗜血的蚊子不知不觉就移民进入了一间正在施工的大会场,也许是工人挥汗如雨的光膀子散发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气味,它们来了。

后来,工人们漆完白粉墙,安好了流光溢彩的吊灯,贴上了巨幅的壁画,再装上明晃晃的玻璃,关上门窗就离开了。当然了,这期间,几只蚊子“子又有子,子又生孙”,家丁兴旺,族群发达,工人们的大半个身子自然而然悄悄地成了养大这个家族的肥沃土壤。

可就随着几个工人“挥”的关门一走,这群蚊子似乎一下子当然还包括之后很长的时间里遭受到了几近灭绝的打击:它们被紧闭在干燥无物的会场里,饿得发疯,有气无力地叫喊着,上亿万“蚊次”地对透明的玻璃窗撞过去,结果当然是闷声不响地又被弹回来,却从没能冲出去,只得眼睁睁盯着窗外灌木湿湿的露珠,它们喝不到;巴巴望着行将腐烂,想来定是酸酸甜甜的小浆果,它们吃不到,而这些本是蚊族史上每逢饥荒总可一解燃眉之急的小快餐,现在近在眼前,却也远在天边。就这样,这蚊子本已兴奋的“蚊丁”眼看着一天天锐减无增,长此以往,恐怕蚊将不蚊、闻所未闻了……

这段灾难虽然也诱出了蚊族中好几代绝顶聪明的哲学家,可是挖空它们的脑髓也不会想到,造成它们灾难的唯一原因竟是这样的:

原来,这座会场,从选址圈地到运材施工,都是不怎么开会的老板独资运作;连老板也只知道,从这项工程还在粮里往前算起不知多久的时光里,就已在一个个更大更敞亮的会场里开过了若干次更重要的会议,有一些或连贯或断续的会议曾经替这座小会场打过草稿,拟过蓝图,现在小会场总算建起来了,但是怎样挪资金付款给老板,他们总是回答:等开会研究;怎样安排工程款验收,他们总是回答:等开会研究;怎样应付工程中拖欠民工工资,他们总是回答:等开会研究;怎样清理会场门道上的那一堆烂尾巴泥灰,他们还是说:等开会研究……这样,这许多大小事务又需召开若干专门或不专门的会议来研究定夺,这在蚊族历史里又是若干世纪的漫长时期里,这些几乎永远也数不清的会议,正因上述相悖的缘故,偏偏只能在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别的其他会场里举行,于是,呜呼,这里就只能长期门窗紧锁,忙人闲人一概免进;于是呜呼,可怜那么多曾经很幸福的蚊子们熬着熬着,六腿朝天,双翅贴地,一命呜呼!

人间一日,蚊界千年。身陷会场却从不开会的蚊子不知熬了多少代,某年月日,到他们移民始祖的某世孙辈时的一个明媚的早晨,会场打开了,人们熙熙攘攘,开会、开会……蚊族中兴的历史重新找到了起点;由于开会,蚊子们磨牙吮血的幸福时光因此接续上来,并且“会里有会,会又生会”,前景大好,再加上天天开会决定大事的人们,大概永远也不会再开个会来研究是喷洒灭蚊液呢,还是用蚊香来熏?

那么,呜呼,时光有多悠远,蚊子的幸福就有多久远……

一群蚊子的灾难与幸福

理由

春天里的歌(二)

黄维江

其一 春光吟

引领东风居首季,浑然自得得天机。
时晴时雨成宜绿,忽暖忽寒乱着衣。
紫陌骚人诗兴起,青郊游客野踪迷。
无常小怨娘娘脸,芳信年年老少痴。

其二 春山行

渐入春山渐忘身,黄泥裹足雾缠人。
枝柯欲发皆蓬勃,禽鸟初鸣倍浸淫。
歇雨林中风影乱,流泉石上锦苔新。
谁知探得春消息,结伴何如独自寻。

过了三月三,春天才算真的来了,花草树木含着情,藏都藏不住,开花了,山绿了。

三月天,热闹赶着趟儿了,你看,各山头都活泛起来,庙会不断,天天有秦腔大戏上演,老人有的是时间,他们提着小马扎,围在戏场里,一直看到鸣金收兵,戏幕重合。哪里有热闹,哪里孩子最多,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玩具摊,小吃摊,甚至连过山车气垫床都搬上山去,玩渴了有饮料,饿了有各色小吃,庙会好像儿童游乐场。

我也在晚上去凑过一次热闹,看到小孩子手里举着棉花糖,脸上戴着怪异的面具,头上戴着荧光花环在人群中穿梭。

善男信女虔诚的对着神像上香叩拜,慷慨的上着布施,庙里烟火鼎盛。

热恋中的男女总有说不完的情话,女孩拿着糖葫芦,吃了一口,让给男孩一口,但愿他们能把以后生活的酸甜苦辣共同咽下去。不能怪我目光太偏,因为恩爱的剧情就在我面前上演。我挪了位置把目光投向戏台,看了老半天也不知道台上兵刃相交的是啥戏,衣着单薄的我抵不了春夜的寒凉,匆匆和好友返家。

热闹的庙会需要供养,周围的乡亲早早都会收到请帖,母亲和婆婆也会各自收到不同山头的喜帖,庙会当天,家务再忙,母亲也要去随礼,然后急急回家。婆婆因为有病,心里烦躁,随礼后,看完当天的戏就回家,睡上半天才缓过劲儿,此后极少去凑热闹。

母亲差不多每年收到两三张帖子,一张随礼一百,这样延续下去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这只是我在内心偷偷会,被母亲知道了会很惶恐,这样的想法是对神灵的不敬。她笃信,冥冥之中有神灵,善恶扬善,公私分明。

母亲和村里几位年龄相仿的老人都有个共同的习惯:早起锻炼身体,收拾路边的饮料瓶,收集废纸箱,攒多了去换钱。有一次去看母亲,她整理了高高一架子的车废品,外孙子掌袋,帮外婆换来二十多块钱。一个饮料瓶二分钱,纸板每斤两毛钱。这是三个月的劳动所得。母亲执意要给孙子十块钱,被他断然拒绝了,反过来劝外婆,以后别去路边捡垃圾,他省下来的钱比这多,都给外婆。母亲满脸喜悦,她说,她身体好,并不缺钱。捡垃圾不是丢人的事,靠双手挣钱,心安理得,好过伸手讨要,再说,电视上演了,我们这也叫环保行为。母亲这番话让我们俩陷入沉默,真不知道该说啥了。由她去吧,只要她高兴。

母亲揣着自己分分粒粒攒的钱,去赶庙会,其实她心里是有所求的,她希望用自己的虔诚换来神灵对她的孩子们的佑护,保佑她们平顺安康。

三月底,临近阳历劳动节了,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广场舞比赛,旅游杯篮球赛,各单位也有自己的活动,比如拔河、跳舞、两人三足,不管内容如何,总归有个迎接节日的仪式感吧。

听说有个村的篮球队高薪请了体校的外援,篮球赛上很是拉风。我的同学一直以都是村里的篮球队长,今年因为资金问题篮球队没有组建成功,让他很是遗憾。三天的赛事,他是个忠实的观众。他说,有场比赛,成为外援三分球的专场。我们都觉得,势均力敌的比赛最为公平,精彩。力量悬殊的赛事没有悬念,索然无味。

不管结果如何,有的球队队员落了一双四百多块钱的球鞋,有的换了一身崭新的李宁服,足啦。

精彩是刹那的,五一一来临,平常的日子交给劳动去打理吧。

闲话三月

许纯

新家的后院长满了草,密密匝匝,葱葱茏茏,肆无忌惮。

来看房子的人都说:这么多杂草,想要清除干净,恐怕要费些时日与精力呢。

面对着这蓬勃的生命,我们在心里筹划着该如何从它们强劲有力的指端抢回那本该属于花与树的一亩三分地。

最终我们放弃了用工具的想法。除草机是很犀利,但它只是把草的身体粉碎却无法动摇它的根基,一阵风雨过去,它势必又将探出脑袋继续横行霸道。

我们与草进行了一番公平的较量——双方不用任何武器的徒手对抗。此时的杂草一改往日风吹婆娑的柔曼,在阳光下的它们毅然挺挺,那枝条瞬间充满了力量,随时准备着抵御我们伸向它们的柔嫩双手。

不得不戴上手套才敢与之握手,不知道这不算作弊,如果草儿会言语,说不定此时它们都在集体抗议了。所幸,它们的语言我们听不懂,那我们就可以厚颜无耻的当作不知道了。

草儿的团结与抵抗精神是在我们用上吃奶的力气想要去撼动它的时候深切感受到的。在地面上看着是独立的一株野草它们扎在土地下的根系却是交叠相连的,在阳光下的它们毅然挺挺,那枝条瞬间充满了力量,随时准备着抵御我们伸向它们的柔嫩双手。

草终究是敌不过人的。当看着被拔除的一棵棵一簇簇草被散落在路旁的时候,心里方才涌起的成就



郭娟妮

感瞬间消失了。这也是生命,而且是无辜的生命,它们在阳光雨露的感召下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原意是来装点我们的生活的,乃不知却成了人类急急想要铲除的对象。

在墨村,最神奇强壮的是草的家族,最示弱的也是这个家族,人无论怎样努力也高不过这些草,也斗不过这些草,人与草最后就会草草讲和,相安无事。

草族不是霸道,不是欺负人,它们有时就想高人一头。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们已经登房越脊跑到屋檐上屋脊上,有一点土就能栖身,一点也不感到委屈。最惊险的是在破的瓦和砖缝里,它们像怀揣着使命似的,给破败的地方以风景和安慰。有时我想,这些草是有想法的,她们并不低于那些翅膀和羽毛,它们虽然出身卑微,也许家族里的很多兄弟姐妹无法离开沟壑崖角,一辈子死守着那一亩八分田地。但是,只要有会,还是会有不安分的灵魂,随着飞离,随着走兽和风,尽量走到高处。

我想,那些在高处的草,兴许有人不安分的灵魂

附着,有谈宇宙起源的书里说,人死之后,他的血肉化作分子,沾在很多有机物和无机物身上,沾在几百万个人的身上,重新成为生命体,我想,那站在高处的草说不定就沾了不安分的人的血肉。那这草就有了使命,换言之,这草有了人的体温,也有了人的脾性。

我明白了,草走得再高,也离不开土,就如一类的人,走再远,也会挂家。草是乡间最普通的居民,没有草,就没有别的一切,如果一个地方寸草不生,那这个地方就是死寂的荒漠,说草是乡村的底座和原住民一点也不过份,这是上苍送给世间的最好的礼物。

小时候,在农村的日子里,我太喜欢与草腻在一起,躺在绿草上睡觉或者在干草堆里掏一个洞,窝在里面读书,鼻翼里的香是墨绿的,而书页上的字香则显得浑厚了,有点浓烈。

草很香,不是那种浓烈,和土地的朴素和低调相近。从泥土里走出的,难免带有泥土的基因,草们很少喧哗,这也近于朴素的农人,都是从土里走出的,一个叫草,一个叫草民,一样的姓氏,一样的都有泥土的质地,草们不鲜艳,它的种子也是如此,多是泥土的色调。

人与草常常作对,对它们痛下杀手,但最终,还是草慈悲,怕人的灵魂孤单,把新绿和生意在坟地里长出卑小和听顺,给荒野以宽慰。

我静默地望着那一堆被我们连根拔起的草儿,心中顿生无数的敬意与敬畏。

讲文明树新风

中国国文精神 中国国表形象

志愿服务理念: 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做志愿者,积德行善

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宣

H7N9 防控知识问答

八、目前禽类还能不能吃呢?
禽是人体良好的食物蛋白质来源,价廉物美。鸡、鸭等禽类肯定是可以买、也可以吃的,但一定要吃得安全。
一是要注意尽量避免直接购买活禽,直接接触活禽和自行宰杀活禽。要尽量购买、食用有检疫证明的冷鲜禽、冰鲜禽及其产品。尤其在已经发现有H7N9病例的地区,更不要去购买活禽。科学分析证明,集中屠宰的冷鲜禽、冰鲜禽,不但与现宰现杀的活禽具有同等的营养价值,还可以极大降低感染H7N9等疾病的风险。
二是尽量不要从流动摊贩处购买活禽,也不要将从活禽市场或流动摊贩处购买的活禽与自家养禽混养。调查发现,近期在一些已经关闭主城区活禽市场的地区,在其城郊结合部和农村地区出现了H7N9病例,绝大多数是因为从流动摊贩处购买活禽,或将外来禽只与自家禽混养后造成暴露感染。
三是要提醒老年人群,特别是原来就有慢性肺部疾病、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和体质比较差的人,购买禽类产品时更要尽量避免或减少与活禽接触,不要去或少去有活禽的环境。

卫生和人口之窗

闽清公务用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4月6日(星期四)上午9: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m.caa123.org.cn>)公开拍卖一批公务用车。竞买保证金人民币每辆两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将保证金汇入我司指定账户并至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看样时间:闽清车辆2017年3月29日上班时段(可现场报名)
看样地点:闽清车辆在闽清县公务用车封存车辆停靠点(原城关小学操场)。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4月1日上午12时前(以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联系电话:0591-88593473
联系地址:福州市五一中路115号运通大厦
运通拍卖微信号:
[yuntongpaimai](http://yuntongpaimai.com) www.83331333.com
福建运通拍卖行有限公司